

851.48
7242

郵 吻

劉大白作

一九二七

吻

不日

刊

新詩集

新詩集

黎明社叢書

郵

吻

劉大白著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郵吻付印自記

郵吻是舊夢以後一部分詩稿底結集；因著友朋們底慫恿，又把它付印了。其餘的一部分，合兩年以來的境遇有關的，至少，在現在不願意發表——也許將來成爲遺稿，等人家來搜探整理；也許有一天把它們『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都未可知。現在付印的一部分，我自己覺得，合舊夢時代也沒有什麼分別，是進步，是退步，我可以引了最普遍的題壁詩底後半來解嘲，就是；

有人來問我，

連我不得知。

我於郵吻付印以後，有一個禱祝，就是希望它不要蹈舊夢底覆轍！(1)舊夢從付印到出版，經過了十個月之久；比人類住在胎中的月數，加了一倍。這在忙著『教育商務』的書館中一定要等到趕印教科書之暇，才給你這些合『教育商務』無關的東西付印，差不多是天經地義，咱們當然不敢有異議；然而這樣地千呼萬喚始出來，到底覺得有點不爽利。(2)好容易出版了；而排印和裝釘之壞，差不多在我所見的該書館出版物之中，可以算是第一。字句底排錯，且不必說，最奇怪的是給你添上了許多字。這不知是手民底

博雅呢？還是校對先生底聰明？至於裝釘，他們惜紙如金，一定要切得那麼狹，釘得那麼厚；以致排在偶數頁每一橫行最右邊的字，往往使讀者看不出來。咳！這可以說是真真遭劫！（3）還有一件趣事，也值得一說。該書館每逢有一書出版，照例在總發行所入口處掛一牌子；等到再有一部新書出版，才把先出的一塊書名牌挨上一肩。如此遞換上去，直到最末一個位置上，才再由最新的書名牌一擠，把它擠出去。舊夢出版以後，他們自然照例掛牌。但是因為橫行的緣故，書面上『舊夢』兩字，也是從左向右的橫排；不料寫牌子的先生，竟反其方向而讀之，把它寫作『夢舊』。出版不久，被我底朋友瞧見了，告訴他們說：

「這是『舊夢』，你們寫顛倒了，應該拿下來改正」！他們果然從諫如流，立刻把它拿下來了。不過只從了一半的諫，拿是拿下來了，改卻沒有改；從此這塊牌子就提前被淘汰了，不會再掛上去。因此，此書出版數月，還有許多朋友們以爲不會出版。並且有人知道出版了，到總發行所去買，他們還說只有『夢舊』，沒有舊夢，以致失望而回。這些都是舊夢出版以後所遭的不幸，我很希望郵吻不至於她姊姊似地也交這種魔苦運！不過我也可以預信郵吻不再像她姊姊底關煞重重；最重要的原因，是現在開明書店底老板，還不會熱心於『教育商務』。

最後，我對於給我畫封面的怡怡先生和寫封面的玄廬先生，在此表示很誠摯的謝意！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廿二日，大白在江灣復旦大學。

郵吻目次

鄧吻付印自記	………	XIII
鄧吻	………	1
記得	………	4
勇敢的淚軍	………	6
永生的心	………	7
我願	………	9
白馬湖之夜	………	11
淚珠	………	14
別鳳皇山	………	15
深秋晚眺	………	16

春風………	48
春寒………	46
惡夢………	43
靜夜………	41
賣花女……	37
燕底言語……	34
回頭來了的東風……	32
偷聽………	29
雙紅豆……	25
黃葉………	23
西風………	19
秋晚的江上………	18

郵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挑開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這信唇裏面，
藏著她祕密的一吻。

從她底很鄭重的摺疊裏，

我把那粉紅色的信箋，
很鄭重地展開了。

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鄭重地讀了。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

我不是愛那滿幅精緻的花紋，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

我知道這郵花背後，
藏著她祕密的一吻。

一九二三，五，二，在紹興。

記得

可曾記得，
微微的雲翳，
淡淡的月痕，
疏疏的花影，
嗚嗚咽咽的洞簫聲？

今夜相思，
昨夜相思夢，
一聲聲地飛出簫唇指縫。

可惜除了微雲淡月疏花，
沒人能懂！

一九二三，五三，在紹興。

勇敢的淚軍

兩隊勇敢的淚軍，

銳不可當地衝出淚城來了；

淚城以外，

輕輕的四扇郭門，

怎擋得住呵！

一九二三，五，九，在紹興。

永生的心

聚集了無數落花，
堆成了一座香塚，
這裏邊埋著一顆明珠也似的心兒。

心兒啊，

我願你深深地埋著，

從祕密的芬芳裏得到你底永生！

如果花瓣兒被踐踏了，